

第十五編 人物

郡縣沿革，古今不必同名，政息人亡歷代同茲感慨，不爲詳據時地，分別而表揚之，非惟古人之善績不彰，即後之留心

嚴克寬字：

於天

津善舉

育濟堂

仁波廠牛

施濟局

之屬

痘局

必躬親

其事

辭勞怨

於是備

濟恤

施諸

創設

社材

惜字

公之

香

像

侯天順

：侯天順於康熙三十七年西沽渡口爲浮橋，以濟

渡者。

李化鯤·李化鯤字雲生，營捐資建河北浮橋。

嚴公仁波遺像



第一章 天津志所載之人物

侯能：侯能字克讓，號樸菴，嘉靖八年歲饑，能開倉者粥振之，日不下三四百人。死無歸者，爲置義地以葬，復置壇壝其旁，自是天津始有義冢。

張鯤翼：張鯤翼於崇禎十二年捐金修築礮臺。

梅應卜：梅應卜字宸揚，建草庵菴，爲施賑之所，每月兩賑獄囚。

武廷豫：武廷豫字建侯，立同善會，備救火具，天津救火會最稱義舉，其法實自廷豫創之。

侯天順：侯天順於康熙三十七年西沽渡口爲浮橋，以濟

渡者。

李化鯤·李化鯤字雲生，營捐資建河北浮橋。

楊光儀
講輔吟院
之士，凡為貴人，一二十人，操賤無縣年書主字：



蔣玉虹：蔣玉虹字雄甫，以縣志自乾隆四年後闕焉未修，立志踵爲之。採訪二十餘年，裒然成帙，未印，同治間續修縣志，即以玉虹底本爲據，是以乾嘉之際鄉邦掌故不至全湮者，實賴玉虹之力也。

侯肇安：侯肇安字泰階，立四門粥廠，收養災民五萬餘人，又就西北隅文昌宮立輔仁書院。

梅成棟：梅成棟字樹君，號吟齋，同縣人侯肇安，王天錫倡立輔仁書院，並於是院主講席者十年，不受修脯，而時捐膏火，獎勵士子，其生平主持風教，實能以身作則。

王文連：王文連字叔開，號煥章，道光十三年董修試院，濬城濠，且捐資焉。

華光輝：華光輝字義堂，以津城北門爲通京孔道，石路坎坷，乃自捐資修治之，又購地設局，施種牛痘。

趙濬：趙濬字靜菴，慷慨好施，嘗購地六十畝，捐爲義冢。

釋理通：釋理通字明遠，發願修復城南通閘口之小道，長凡數里，日操畚锸，夙夜無間，餓則行乞，飽則工作，積十二年道成，行人便焉。

李春城：李春城字築香，咸豐三年匪犯境，練勇助守，曰民勇局，凡二十八所。又立寄生所保生所，收無告男女窮民。

李世珍：李世珍字筱樓，光緒五年建備濟社，集資備荒。又立存育社，以收貧民。

馮永祥：馮永祥字靜軒，因南頭窰下大街地逢苦雨，乃獨資修築，又建開源橋，以利行人。

第二章 修誌後作古之人物

嚴修，字範孫，原籍浙江慈谿，先世移居天津，遂家焉，父仁波先生，以好義聞於鄉里，先生爲其次子。前清己卯舉人，癸未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民國以來，雖袁政府任以教育總長參政等職，均不就。居津二十年，專心教育社會事業，年七旬，於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卒於里第。

少年時代，十四歲入邑庠，有神童之目，性至孝，父喪三年不入內寢。

督學貴州時代，聘名儒，裁陋規，刊勸學篇，慕張文襄公之所爲。時當光緒戊戌之前，尤洞悉舊制之不足以救時，首改

嚴先生範孫遺像



南書院爲經世學堂，聘齡儒雷玉峯主講席。並捐廉購派楚書籍運來，照原價發售，捐資墊付運費數萬金，貴州新學之萌芽自此始。出其門者，如熊范輿任可澄劉顯治姚華等，皆常與政局有重要關係者。此外樸學之士多不勝數，楊光麟君（字次典貴州人官編修）嘗爲泉言：「經世學堂開課，適當學政駐省之時，範公每日按時到堂聽講，無少遲悞，雖學子無其勤也」。任滿奏請開經濟特科，戊戌變記稱爲『變化之原點』不誣也。座師徐桐惡其所爲，盡撤去其翰林院職務，遂請假回籍。然戊戌之變，亦未與其禍，公自慨詩，所謂幾番失馬翻僥倖者，此亦一事也。

第一次家居時代，清季負海內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張謇北曰嚴，此確論也。惟張爲教育界之政治家，嚴則教育界之道德家，其所謂道德者，尤以家庭教育爲最著，自律至嚴，門無雜賓，室無媵妾，其教子弟也，和平與嚴肅並用，子弟行事之軌於正者，雖重費不惜，否則必以詞色矯正之。先生本多佳子弟，復聘陶仲銘，張伯苓諸名宿爲之師，陶君卒，張君係具有教育毅力者，首建議自家塾擴充爲敬業中校，招生百餘人，後以傳學者衆，移其校於南開，即今日之南開學校也，至當日在家塾讀書者雖人數無多，而成就甚偉。除公之諸公子昭昭在人耳目外，如韓誦裳陶孟和武問泉諸君，均爲一時特出之秀云，先生於國民教育尤具熱心，當時天津有私塾而無學校，先生爲聯合津中士紳，出資改組蒙養學塾，爲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其一切規制，均照欽定學堂章程辦理，行之數月，成效甚著。於是官紳聞風興起，本邑卞紳繼設民立第二小學堂，天津府凌公福彭天津縣唐公則瑤公出組織官立小學堂，

草具規模，未備也。時直隸總督袁世凱素器公之所為，尤欲以天津學校爲全省之模範，於是籌款撥地，任公之意爲之，天津教育始爲之一振。

從政時代，先生於天津之興學，成績既著，於是直隸學校司胡公景桂首薦公自代，先生初不肯應，嗣胡公以最誠懇之情感之，始允。且言須赴日本考察後，始就職。甲辰赴日本考察教育，時泉與諸同學方駐東京，海外相逢，遊談甚暢，至今尤想像焉，學校司者，（後又改爲學務處）即前清之提學使司，及今日之教育廳也，特權力較大，在任一年，以勸學籌款爲首務，勸學所宣講所均公所創設。至今雖略易名稱，而其制未廢，此外所創設者，爲天津模範小學，天河師範，北洋師範，高等法政，女子師範等學堂。造就師資，尤公所最注意，居天津時，既推荐赴日習師範者二十人，任省政時，規畫每府除應設一中學外，並應設一師範學堂，去任後師範經費尙未籌集，更設法竭力贊助之。至各縣小學之興替，其權操之州縣長官，故對於州縣官獎誡分明，不少假藉，公居職時，各縣教育無不蒸蒸有起色者此也。斯時袁世凱之器公尤甚，泉常謁袁，袁曰「吾治直隸之政策，曰練兵，曰興學，兵事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之所爲，予供指揮而已」。先生曾荐泉與高步瀛君，編纂國民必讀。民教相安二書，以啟發直屬國民之知識，印行十萬冊，此外先生復指導同人編輯教育雜誌，中小學教科書等，均盛行於全省焉，乙巳清廷設立學部，被任爲部侍郎，先生推不欲就，政府敦促之始就道，臨行時，聚泉等而言曰，「予此行身敗名裂，舉不可知，所可懼者，予所私立之各學校工廠，未知能保存否耳」。（斯時公所私立之學校約五處工廠兩處）此後對於興學之事，予只能勉助開辦費，經常費多未確定，久則胡易爲繼，蓋先生興學，具唯一之熱誠，深恐功敗垂成，故不憚言之詳焉。先生之入都也，同僚甚倚重之，然斯時多囿於官僚積習，欲其能直擗胸臆，爲清季教育界開一新紀元，未能也。蓋先生早見及之，故獨注意延攬人材，拔除廢滯，以爲國家培些許元氣。所荐拔者，如張君元濟，范君源廉，林君灝深，戴君展誠，羅君振玉，劉君寶和，陳君清震等，泉之不材，亦與其列焉，其時學制已爲奏定章程所限，不能大有更張。故多從實施入手，於京師設督學局，以統一都中教育，設圖書局，以編輯教科及參考各書，設京師圖書局，以搜羅故籍。京師分科大學以造就通材。提學司之制，亦公所手定者，初用人

均歸部荐，故多一時之選，逮改爲廷推，則精意失矣。先生入都辦事，其周詳審慎之態度，尤爲人所難及。從政餘暇，則聘專家開講習會，督率部員聽講。今爲時遠矣，同時僚友，有談及先生往事者，謂受先生之指揮，雖受苦而有餘甘云。清德宗逝世，攝政王當國，教育益不理，賴張文襄公（時爲管學大臣）左右之，始勉強自安，逮文襄逝世，公確見天下事決無可爲，遂謝病辭職。蓋先生之政界生涯，於此終矣。國變後雖往來南北，未嘗忘情國事，而出處之界則甚嚴，有章君式之贈先生詩云，「八表同昏炳一燈，身肩北學老猶能，垂簾賣卜披裘釣，不數君平與子陵」。先生頗愛玩之，是可以見其志矣。

第二次家居時代，清季家居，則最寂寥之時代也。時官場賄賂公行，先生之鹽產亦受其弊，且數載興學，虧耗甚鉅，先生又不欲累及家中公產，其時儉刻自持，艱苦最甚，諸公子雖多宏材碩學，而在求學時代，亦無以補助之，爲善受困，同人咸爲戚戚焉。清政解紐，先生家之鹽業亦漸裕，所最難處者，時袁世凱被選爲大總統，而與先生有特殊之知遇也。（袁被免職時，先生獨與之送行，又傳有保留袁之奏摺，惜未見。）袁於清季組閣，即荐先生爲度支大臣，先生以非所素習辭之。民國以來，關於國務員之網羅，或見諸明文，或暗中推挽，蓋無役不與，然先生一以淡然處之，不稍爲動，惟關於故人交誼，於其子弟之教育，頗爲盡力，藉以報袁之知遇焉。先生對於民國建國之意見，欲使孫黃袁梁四派，互相握手。以同策中國政治之進行。於民國元二年間，頗有所致力。既見事不可爲，乃漫遊歐洲，及歸國而袁政府之專橫，益不可制矣。先生自此遇事矇晦，惟於帝制發動之初，爭之甚力。有云：「若行茲事，則信誓爲妄語，節義爲虛言，公雖欲爲之，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體矣。」逮西南起義，袁頗自危，公首勸其撤去帝號。袁逝世，公曾建議於政府當局，請整頓內外金融。彼時財政紊亂，政綱不舉，竟未見之實行，公亦自是專心教育事業，不甚談國事矣。此後數年間，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南開學校，進步皆絕速。（南開學校，除中學外。更增設分科大學及女子中學，學生逾數千人。）則公之用力所在可知矣。民國七年，更偕范靜生，孫子文諸君，爲美洲之遊。遇事研究，頗有進取之象。然歸國時，適大公子智崇卒於東京，公心不能無所動。又遺傳有隱瘤疾，割治數次，時發時愈，此後元氣已漸虧矣。六十歲後，時制

古今體詩，聯合同志主持城南詩社，斯時尤留意國學，組織存社及崇化學會，延章式之先生及諸名宿主講。蓋鑒於國學日替，姑爲補偏救弊之謀，與當年之提倡新學，其用心正無以異。民國十五年後，宿疾漸瘳，去歲精神尤暢旺，惟半履禮始歸，雖精神愉快，體力已屬不支。歸卽臥病，加以時屆嚴冬，復感受風寒，病三越月而終。嗚呼，先生與世長辭乎！而其希望世界大同，中外合作之熱誠，其精神固終古而不泯也。臨終時神志渙然，預作自輓詩，兼處分後事，條理井井，並隱寓移風易俗之意，其文均發表，不具錄。古人所謂言可爲則，行可爲法，及力疾易箦，正命而歿者，皆於先生見之。卒後近者哀傷，遠者驚歎，門人私謬爲靜遠先生云論曰：先生爲人，外寬厚而內精明。事變之來，往往觸於機先，故數當危疑之局，而未與於難。自治嚴遇人則厚，居官時京外餽遺，一概謝絕，而親故之婚喪慶弔，應之惟恐不豐也。交遊遍海內外，至其門者，均有賓至如歸之樂且皆仰爲中國教育家焉。其處事之法，細密而精嚴。每舉一事，規模務取其小，及擴而充之，使至於不可限量。國變後，純用間接法以促事業之進步，自居於贊助地位而已。亦時勢使之然也。然於社會之教育實業自治公益等事，無論出於何人，必贊助之，不遺餘力。絕非若前清遺老之流，以苟簡自安者可比。又慈善事業，尤先生家傳之美風，平時親友之賴以舉火者多矣。庚子一役，全活尤衆，至今路人稱之。近年天津屢驚戰禍，公集合邑中同志，出任維持，地方得免於難，以人望之所歸也。公之著述：有嚴氏教女法，歐遊謳，張劉文襄公詩集注，詩集，日記等書。詩文不自檢束，散見者雖多，旣未暇編訂，先生復謙拒不欲刊行。然先生之玉自律，以實不以文，竊願觀先生者，應注意其平生事業，墀，及實踐道德，無徒以文字間求之也。

嚴君範孫爲津埠近世偉人，其平生言行，均足爲後世模範。故照錄陳君寶泉所撰事略以志景仰，至其他名人，像因限於篇幅不得已概從簡畧，閱者諒之編者識。



劉廷璋字玉墀，曾經經理延生社，濟生社等諸善社，廣生社等諸善舉，並捐大儀門內房產，歸引善社，又社中附設義振小學。

陶喆甡字仲明，甲午中日以後，以非興學強種不足以

張廷齡字鶴籌，曾修城西姚家灣橋以利行人。又不欲

陶仲明遺像



圖存，乃創立知恥學會，不纏足會，以爲之倡。

右士元字次卿，楊柳青人。庚子拳匪之亂，天津城破

一

張鶴籌遺像



因工延日，至碍交通，遂先備木石各料，親督匠工一夜修成。

顧文翰字夢臣，創濟生社，辦恤嫠義塚義塾，及施藥

石次卿遺像



乃毀家紓難，力保青鎮治安。卒使外兵不得殘逞，鎮人感德，至今稱道。

施材諸事。又創立引善社，廣濟補遺諸善社。

古開國字惠卿，清真教人，庚子拳匪之役，洋兵入城，開國以性命財產保全人民生命名節，不可數計。

華學濂字石斧，甲午以還，目擊國是日非，含改革無以救亡，故每遇有志之士，輒傾心結納。庚子後，集合同志，從事化學製，並創立自立小學校，繼改為初等工業學堂。丙午在舊都，又糾造

古惠卿遺像



。以此家業蕪然，至今人多稱頌。

謝長泰字東軒，光緒庚子兵燹；曾冒槍彈登城，以

謝長泰遺像



大義請外兵止殺；又率衆救火，保全數萬戶，

馬千里遺像



君嗣香諸同志，先後奔走革命多年，曾一度被拘，後幸得免，後任河北省一中學校長之職，對於校務宏謀碩畫，組織周詳，實為

華石斧遺像



五年，同嚴智怡等創設天津博物院，舉凡組織設備，悉出其
又慨我國文字，從無一貫之統系，乃以科學方法，著文字系
計十五卷，學者稱之。

馬君千里，津門大教育家也。爲人倜儻不羈，剛毅果斷，初在南
開學校執教頭，循循美誘，受業者咸爲敬服，嘗與時君子周，魯

農業公司植口組織，又經營桃農業公司，基業實創，辦設輔同鄉，
甲復致民親之學，甚多。民著文於以後畫荒外，於一書。國述字有，，，

陸文輔爲女教育界之前進。當時

陸

閑

哉遺像



滿城皆桃李，
鄉人咸稱爲閑

哉先生。幸亥

革命時，曾糾

合女同志，立女子參政同盟會。

劉母孫太夫人爲大教育家劉芸生之先慈青年
守節茹苦含辛，卒能教子成名爲國家之令器。曾
屢得政府褒揚，頒予淮揚風範，鄉里矜式。各

劉母孫太夫人遺照



老鄉親者，津人與同里故，嘗以此呼之，即京師所稱老供奉是也，翁少嫻

音律，富臂力，習武術，年十八入武庠，喜從當時豪俠游，清中葉，東南

多事，從提督陳國瑞轉戰有年，保至都守，事定，道上海，諸賈皆與習，

又稔翁善歌，僉曰，今天下解甲，諸軍凱旋，盍一鳴其盛，翁不可，強之

，易其袴褶，飾以袍笏，歌三日，坐客驚爲絕調，卒坐是罷職，乃游廣東

，會所識故帥英翰以事去，鬱鬱無遇，棄官，入京，隸樂部，登台日，顧

曲者如堵，爭賞曰，程長庚聲也，蓋

翁爲長庚高足，故其技具有淵源。嘗

自述曰，程氏爲伍員劇，意即宛然伍

員，吾師程氏，始師其師賢豪也。翁

平時所演忠孝節義事，慷慨動人，恍

見古君子嚴正氣象，且其音絕正，韻

絕清，尾聲絕放，似墜而亢，似促而

紓，宛然轉於吭，吞吐於齒，而運用於鼻，雖有時引宮變徵，而氣盛以諧

，聲滿天地，實鏗然盛世元音也，迥非時伶柔曼空滑者所及，未幾召入侍

儲秀宮爲敎習，鼓曲宮中，西后輒擊節喜曰，程長庚聲也，賜四品頂戴，

不受，益重之，時后歌舞，伶官音節稍乖，輒朴責，翁侍內廷十八年，

題額，太夫人爲人和藹，性尤慈善，常急人

之急，故至今津人士：之沐恩者，無不仰念

其人，以爲閭里之範焉，

孫菊仙遺像

